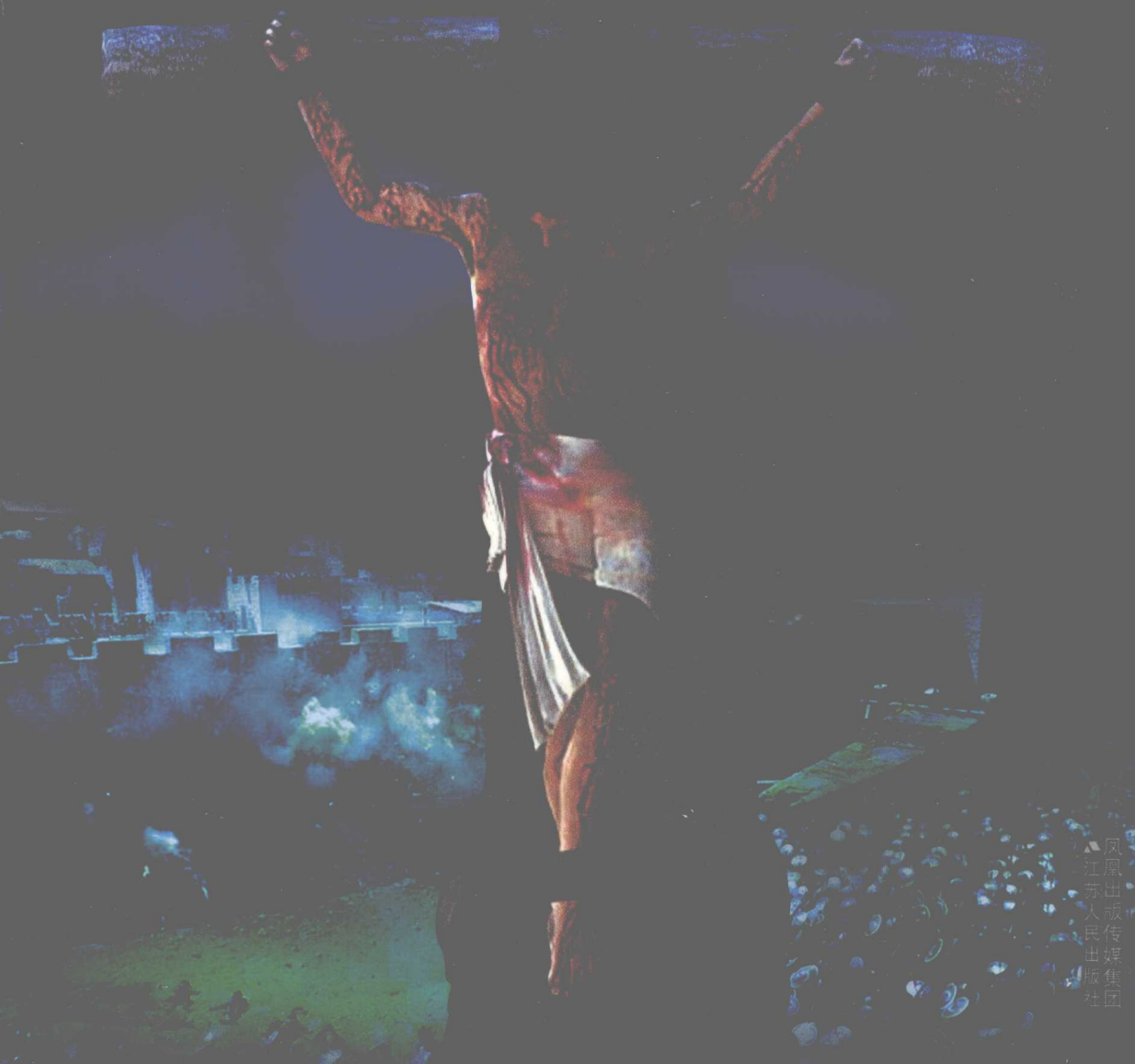


抽丝剥茧 层层揭开波诡云谲的真相
洗髓易骨 再次历经历史深处的洗礼

【美】詹姆斯·泰伯 (James D. Tabor) ◎著 薛 绚◎译

耶稣的真实王朝

The Jesus Dynas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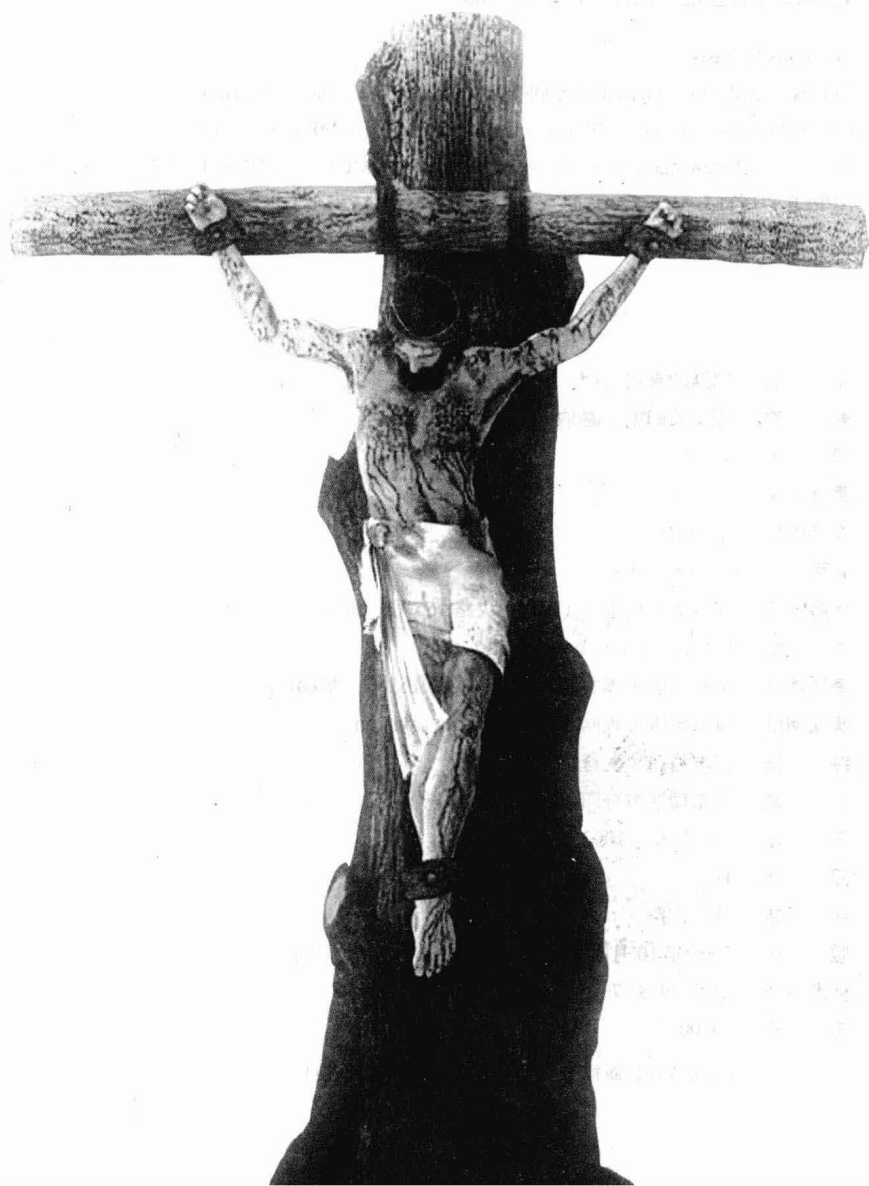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耶稣的真实王朝

The Jesus Dynasty

[美] 詹姆斯·泰伯 (James D. Tabor) ©著 薛 绚©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耶稣的真实王朝 / (美) 詹姆斯·泰伯著; 薛绚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214-05192-9

I. 耶… II. ①泰…②薛… III. 基督—传记 IV. B97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4751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2008-296

The Jesus Dynasty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2006 by JAMES D. TAB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耶稣的真实王朝

著 者 [美] 詹姆斯·泰伯

译 者 薛 绚

责任编辑 丁 刘

文字编辑 王泽阳

封面设计 武未未工作室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89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5192-9

定 价 29.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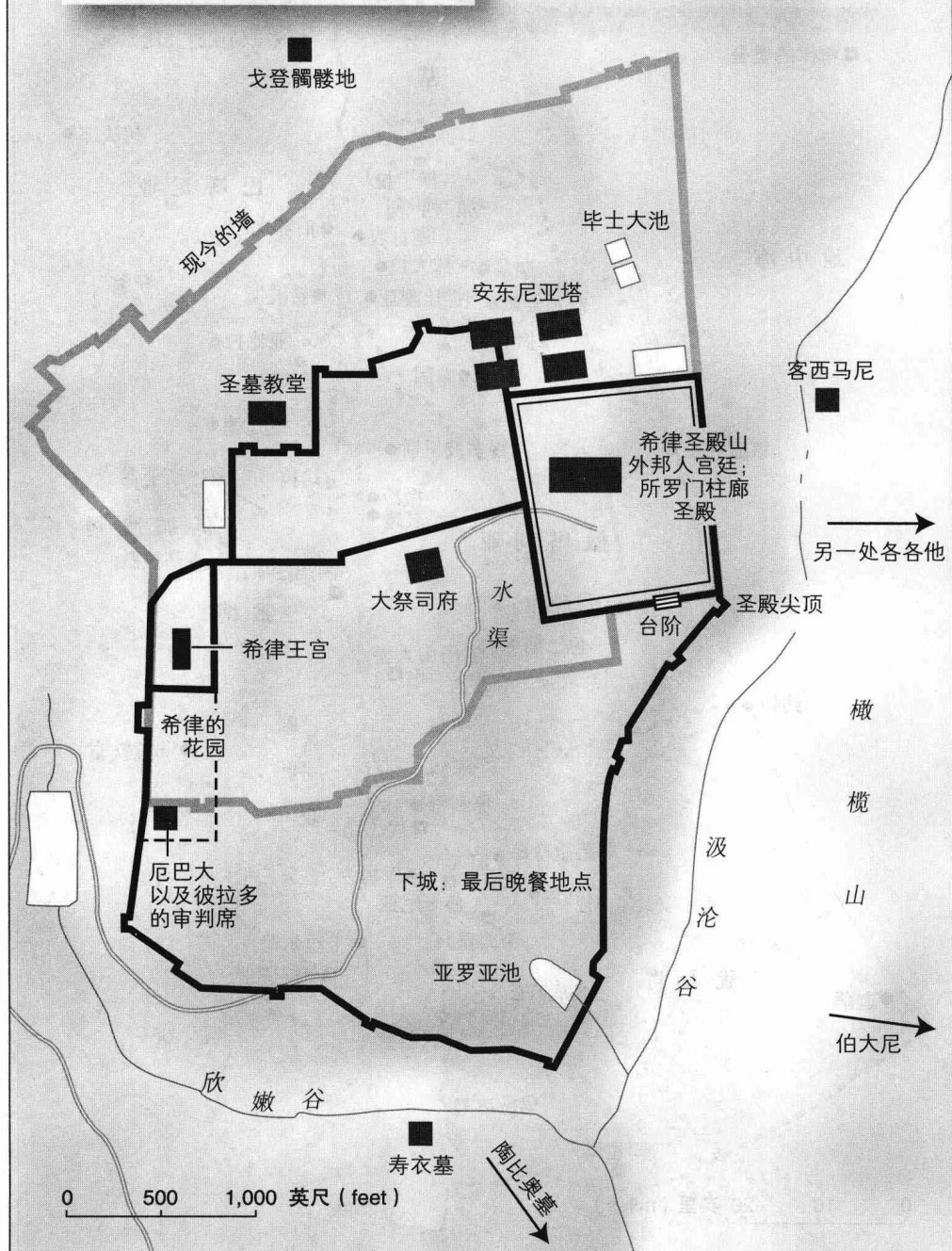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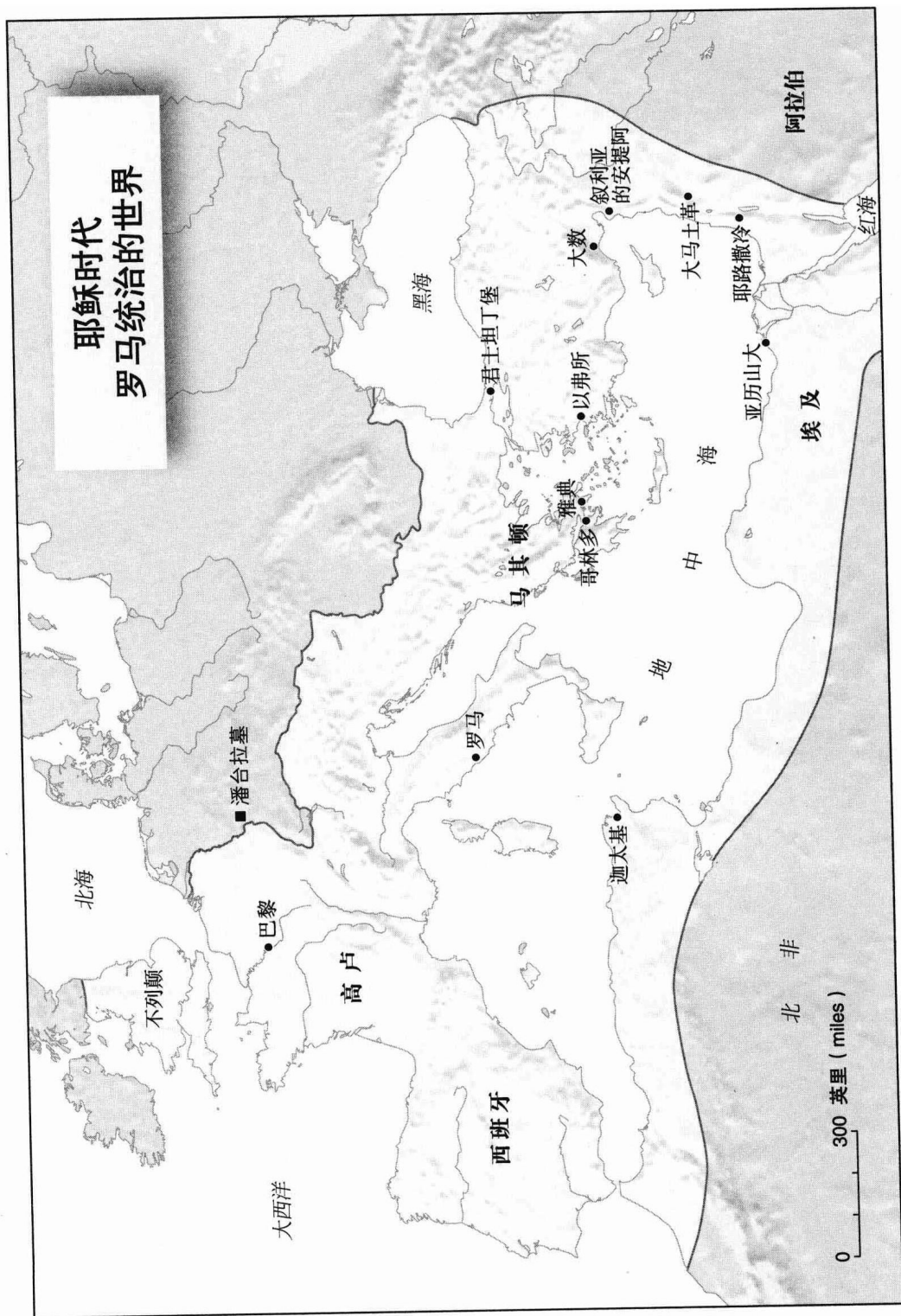
■ 希律的堡垒



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



耶稣时代
罗马统治的世界



编者的话



2006年，一本讲述基督教起源的考古书《耶稣的真实王朝》一出版，马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出版家周刊》《Booklist》《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多家权威媒体，都以大篇幅报道向大众强烈举荐此书。而亚马逊网站上，读者更纷纷留言，称赞这是一本难得一见的历史考古杰作。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学界。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基督教文学教授亚瑟·德洛吉评价说：“他（作者詹姆斯·泰伯）就像一位刑事鉴定专家，钻研仅存的证据——尤其是有关耶稣家族与耶路撒冷的拿撒勒人的证词，把以往流失的（有些甚至是被抹掉的）历史记录重归原位。这是一本既精深却又易读的书。”诸如此类的赞誉不胜枚举。

为什么一本专业考古书，会如此受欢迎，得到这么多好评？为什么一部讲述基督教起源的神秘文化读物，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这一切并非偶然，必然有着某种“魔法”。

当然，詹姆斯·泰伯在基督教起源研究领域的权威与成就不容置疑，他的写法也确有称奇之处，但至关重要是的，《耶稣的真实王朝》不仅仅是一本考古书，更是一本前所未有的耶稣传记，在考古发现与典籍中还原耶稣面貌。耶稣是谁？基督教是如何发端的？我们从宗教中能够获得哪些意义？如何找到心灵的安宁之道……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并且或许是我们从来不曾听过的答案。说到底，还是人们对于耶稣及宗教的好奇与追寻在“作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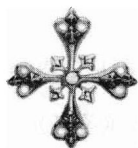
我们相信，引进此书不仅能够极大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求知欲，还能启

发我们独立思考，以更广阔的视野看待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以及我们周遭的世界。对中国读者来说，这又何尝不是一次美丽的相遇呢？

历史考古、宗教信仰及心灵救赎，就这样不期而遇。

序 言

发现耶稣王朝



写一本书耗了40年工夫，是少有的事。这本书差不多就是40多年前发端的，那时候我才十几岁，跟着父母亲，还有我姐姐，第一次造访巴勒斯坦圣地。就是这次经验使我走上了“探寻历史的耶稣之路”——这是学术界的用语，指的是两百多年来关于耶稣以及早期基督教源流的历史研究。

我们对于耶稣究竟知道了多少，又是凭什么才知道的？40年前的我连问题该怎么问都不会。我当时没学过考古，也没听过《死海古卷》和其他古籍，完全不懂历史研究。但是我已经开始读《圣经》，尤其仔细读了《新约》，对耶稣这个人物非常感兴趣。那次巴勒斯坦圣地之行使这个兴趣扩大加深为强烈的求知欲，我想知道有关耶稣的事，也极想碰触那过去的时代。

我仍清楚记得当时在耶路撒冷旧城区里逛的情形。城里满是观光客，全是基督教徒，却没有犹太教徒和以色列人。那是1967年“六日战争”尚未发生之前，东耶路撒冷旧城仍属约旦统治。带我们逛的人是兼做导游的城中居民，这种导游数以百计，看见好似观光客模样的人就会凑上前，随招随雇。我们照例看了他们会带基督教徒去看的所有景点，包括基督圣墓教堂、橄榄山、客西马尼园、最后晚餐的客房，以及古代犹太会堂旧址所在的岩石穹顶。这种游览会走上十多所教堂，这些教堂全是在耶稣死后几世纪才建的，据说都是建在《圣经》记载某某史实发生的确切地点上。

在耶路撒冷的三天里，我开始有越来越失望的感觉。即便我发挥想象力，也无法把20世纪的耶路撒冷和《新约》描述的耶稣时代的古城连在一起。虽然

名称和地点是原来的，而且都经过正确辨识，我眼前所见的却是土耳其、十字军、拜占庭的遗迹，看不出什么是公元1世纪的东西。听说连现代的道路地面也比罗马时代高出3.7-4.6米。我买了一本叫作《走在耶稣曾经走的路上》（*Walking Where Jesus Walked*）的游览指南，而且很天真地存有这样做（走在耶稣曾经走的路上）的想法。

我们住的小旅馆盖在橄榄山顶上，橄榄山就在旧城的东边。大约午夜时分，我辗转难眠，便下了床，拿起《圣经》，决定步行到山脚的客西马尼园。下山的陡路那时候还没有铺柏油，路两旁仍有看得出来是凿磨过的基岩，显然曾是古代的一条窄道。我想象着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前一星期的时候，骑着驴子循这条小路进了旧城，被欢迎的群众呼为弥赛亚。那时候客西马尼园是不分昼夜随时可以出入的，大门是开的，游客可以在上百年的老橄榄树之间散步，不像现在。但我是午夜唯一的访客。我根据《圣经》，深信这里就是耶稣在人世最后一晚祈祷的地方。就是在下山的路上和园里，我在这次旅行中首度感觉可以连结到我想触及的过去。我在那里待了很久，试图想象所有的情景。我一直默默告诉自己——就是这里了。事情就是在这里发生的。我的“历史家”兴趣被勾起来了，可能还连带勾起了“考古家”的兴趣。总之，这样便开始了我终生无悔的追求——发现并理解耶稣曾经度过的生活。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这种感受到过去时代的经验而激动不已，可能是因为读了一封古老的信、一篇家谱，置身一处古战场或墓地，或是看到古籍的残卷。现在去以色列的人可以到以色列博物馆的“藏经龕”观看耶稣时代留下来的《死海古卷》。我相信许多游客和我一样，第一次目睹展示的古卷颇有特殊的感受。透过玻璃，可以清楚看到里面放着的两千年前留下来的那册古卷。我记得自己当时在每一件展出物面前驻足，想要感受眼前事物的真实。这些久远昔时的羊皮纸卷或纸草纸卷，写着古希伯来文和古叙利亚阿拉姆文，可能正是当年耶稣或他的追随者读过的。

耶路撒冷的许多其他古迹遗址现在都已经挖掘出来了。游客可以在通往希律大帝时代建造的犹太圣殿的台阶上步行或坐下。我于1962年初访耶路撒冷时，这些台阶还埋在7.6米深的地下。许多处罗马时代市街的石铺路面也出土

了。例如，游客可以走进犹太区一所豪宅的废墟，废墟地面比现在的街道低了3.66米，这里当年可能是大祭司和家人们的住处，大祭司可能就是列席审判耶稣的人之一。2004年夏天，《新约》上提及的西罗亚池在长久被埋没遗忘后重见天日。以色列境内到处都有古今重逢的事例，这是考古学铲子的功劳，也是历史学家解读古籍的功劳。

那次初访圣地之后，我又先后去了以色列和约旦十多次，都是为了找资料与做研究而去的。不论是在考古遗址上挖掘，或是在图书馆里查阅数据，或是在某个地点进行第一手的研究，我的注意力维持不变——重建与我们现在有重要关系的过去。《耶稣的真实王朝》是关于耶稣、耶稣王族、基督宗教起源的一次新的历史探讨。这本书也是我个人探寻历程的反映，融合了我自己专业生涯的种种发现与领悟。

《耶稣的真实王朝》用全新的角度看耶稣的故事。这故事是历史，不是小说。这故事却又与神学教义传述的标准耶稣肖像多有不同，甚至有些地方截然不同。本书要呈现基督宗教的原始版本，那个版本早已遗失且被遗忘了，但是可以真切地回溯到它的创始者——耶稣自己。这本书的冲击会很大，可能形成革命性的影响。从某方面看来可以说是“从未有人说过的最重要的故事”。很多人读了会觉得刺激兴奋，也有很多人会烦恼发怒。但不论读者的信仰何属，这本书都要求你诚实地权衡证据，斟酌更多可能性。

《耶稣的真实王朝》与最近风行的耶稣与抹大拉的马利亚结婚生子的说法无关。这种说法虽然引人入胜，却始终是臆测太多证据不足。不过事实有时候的确比虚构更奇特——而且令人好奇着迷之处不输虚构的故事。

读者将在本书中看到，耶稣是一个王族家庭的长子——这个王族是古代以色列的大卫王的后裔。耶稣的确曾被尊为“犹太人的王”，并且因为存有此念被罗马人处死。他奠立的不是一般理解的一个教会，或是一种新的宗教信仰，而是由他的弟弟和亲属形成的王朝。与其说耶稣是一个教会的创建者，不如说他是自认有权登上王位的人。按希伯来先知的预言，出自大卫后裔的弥赛亚，也就是末世的以色列民族的领袖，就是生在这一支的家族。前不久发布的《死海古卷》也证明确实有这样的预言。人们渴望中的王者家系，大卫的后裔，是

带有激烈革命倾向的，当时在位的巴勒斯坦本土统治者希律家族很清楚有关“王者家系”之说，统治着以色列的罗马官员也知道，连罗马皇帝也有所耳闻。这些“王族”不但难逃他们的耳目，而且在要紧的时刻会被他们搜捕出来处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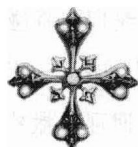
耶稣曾在被处死之前不久成立一个临时政府，设有12名地方官员，每名官员主管以色列的12个部落或地区之一。他并且安排自己的弟弟雅各主持这只有雏形的政府。雅各后来成为早期基督教运动无人竞争的领袖。这项重要史实却被各界忽略了，也许很可能是被隐而不提。如果深入了解这件事实，我们以为自己知道的有关耶稣、耶稣的使命、耶稣传播的讯息的事实都要改了。人人都听过彼得、保罗、约翰的名字，但是，地位举足轻重的雅各——耶稣钟爱的门徒与弟弟——在基督教的记忆里却很有效地被模糊掉了。

《耶稣的真实王朝》要探讨的是，耶稣是一个大家族的一员，这个家族的成员在耶稣的信众之中行使王朝的领导权，为什么基督教徒渐渐丧失了这一层认识？这又是怎么发生的？这个关键、另类的故事，其实在《新约》的记载与后来文献的零星记录中都还保存着，是可以拼凑复原的。近期的考古发现，加上古籍重新问世，都提供了观察基督教诞生的新视角。借着理解这全球最大宗教的起源，我们不但可以洞悉过去，也能开阔重看今日基督教的视野。我们终于可以从历史的层面，更精确地看清耶稣在他自己的那个时代背景之中的真貌。

耶路撒冷，美侨旅店

导 论

双墓记



当代的伟大考古发现，有很多是误打误撞的。就好像是有什么神秘的原则在暗中作用，我们最想发现的总是找不到，而根本没料到的却突然出现。研究耶稣以及他创立的宗教运动，似乎格外如此。例如，1947年《死海古卷》在巴勒斯坦南部的山洞被发现，1968年耶路撒冷一个筑路工作队挖到一具公元1世纪被钉十字架的骨骸，以及2000年发现参加审判耶稣的祭司长该亚法之墓。考古工作不论怎样仔细计划、用什么方法，似乎总是半靠时间半凭运气。

深夜造访耶路撒冷“寿衣墓”

我在2000年6月14日星期三的下午亲身经历这件事。当时我正带着五名学生¹在欣嫩谷（Hinnom Valley）前行，那是在耶路撒冷旧城以南叫作阿克尔达玛（Akeldama）的地区。我们在耶路撒冷以西几公里一处新发现的洞穴已经进行了两周的挖掘工作，这地方叫作苏巴（Suba），洞里有与施洗者约翰有关的绘图，是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我任教的夏洛特北卡罗莱纳大学是赞助这次开挖的学术单位，由西门·吉卜森（Shimon Gibson）博士和我负责指导。这是我们在后来通称的“施洗约翰之岩洞”的第二个工作季，大家都兴趣盎然。因为顶着炎夏，整天工作很辛苦，我们才决定暂停一下，来一点考古观光。欣嫩谷距离阿拉伯村落西尔万（Silwan）只有几步路，是个凿岩墓密集的地方。许多墓都是大

开的，几百年前就被劫掠一空了。但是也有很多墓两千多年来一直有表土掩盖而完好封存着。那天晚上，吉卜森（他是以色列籍的考古学家）要带我们进到一些打开了的墓里，去看看耶稣时代的以色列殡葬方式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谁也没料到将要遇上多么令人振奋的发现，也没想到就要展开的是什么偷偷摸摸的行动。我当然不会知道我们即将碰上的事关系到我研究了大半辈子的历史的耶稣，尤其关系到耶稣王朝。我们一行在傍晚7点左右看完了要看的六七座墓。天色开始暗了，我们必须赶回耶路撒冷的英国考古学院（British School of Archaeology），那是我们住宿的地方。结果那天我们却全都一宿未眠。

就在我们折返要回车上的途中，我的一名学生——杰夫·包普林（Jeff Poplin）——往山坡下面我们停车的地方指，一座刚挖开的墓的入口在暮色中清晰可见。潮湿的泥土在入口附近东一堆西一堆，还有破骨棺的残片四散着。这种骨棺是石制的，公元1世纪的犹太人用它来盛装死者的骨骼。我们渐渐走近时可以看清，这长方形的入口大小约一平方米。我们探头往里看，除了一片漆黑，只有这种空间里封存了千余年的湿霉味扑鼻而来。味道并不臭，却是这种地方独有的，而且闻过就永志不忘。

这一带盗墓的人比较少，也许十年间只发生过两起盗墓事件。以色列有武装单位专门负责保护古迹古物，破坏古墓是一项重罪。从入口旁的破骨棺和新挖起来的一堆堆土看来，这座墓很可能是昨天夜晚才被盗的。

吉卜森用手机通报了专责单位，并且征得他们的许可，在他们的人员未到达现场之前，先带着他的助理拉非·刘易斯（Rafi Lewis）和我的几名学生进去查看破坏的状况。我和其余的人在外面等，并且担任守卫。天很快就黑了。这座墓不是单室的，或可以说不是单层的。进去的一批人一会儿就不见影了，我们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以色列的专责人员并未如我们预期的迅速赶到。我们数着时间干等。大约过了20分钟后，我们这些守在外面什么也看不见听不到的人，开始想是否应该进去找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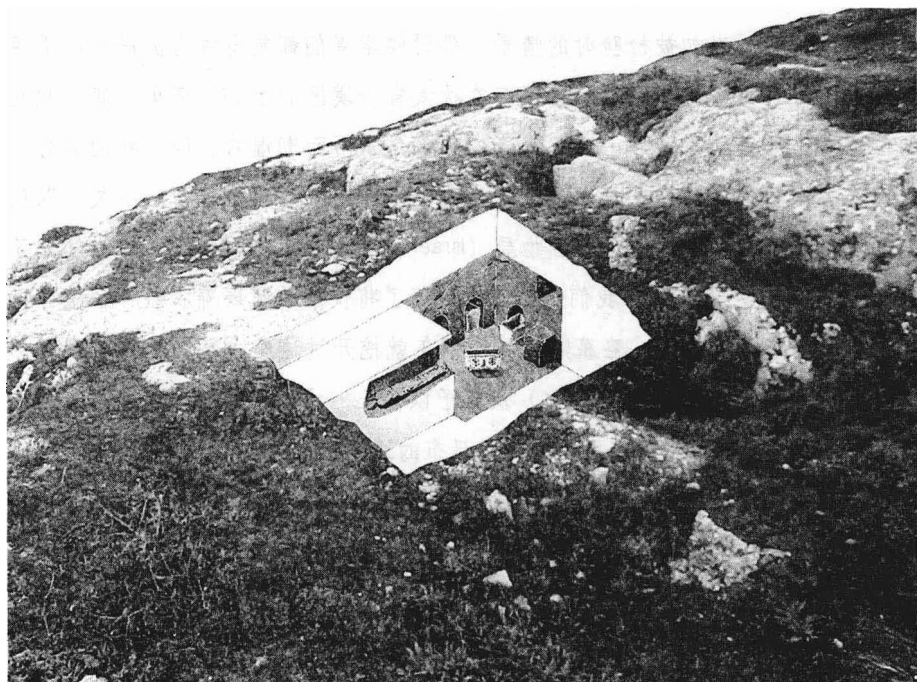
突然间听到了李·赫钦森（Lee Hutchinson）兴奋的喊声。他是我的另一名学生，喊声起初模模糊糊，后来等他匆忙爬上高层的墓室时才听得比较清楚了：

“泰伯博士！泰伯博士！吉卜森博士找到了非常重要的东西！”他兴奋得几乎

说不出话来。他人还在里面，头已经伸出来，告诉我们墓室有三间或三层，在最下一层里，凿进石壁的一个葬龕里的一具骨骼的裹尸布，有部分仍是完整的。

后来吉卜森也出来了，也说明了这次发现可能包含的特殊意义。耶稣时代的犹太式殡葬分成两个阶段——始葬与再葬。始葬是将尸体洗净后涂油与香料，用裹尸布包好。包裹好的尸体放进墓中石壁上凿的小龕（loculus）里，让尸体自行分解变干，放的时间可能长达一年。等到差不多只剩下骨头了，才进行再葬，即拣出遗骨，放进骨匣——“骨棺”，骨棺通常是用石灰岩凿制而成的。²骨棺侧边往往会刻上死者的名字，或是用利器草草划上。有些骨棺盛了不只一个人的遗骨，所以刻记的名字也不止一个。长方形的骨棺有盖子，骨棺大小没有一定，但一般长0.51米、宽0.31米，长度够放进大腿骨，宽度够放进头骨。

使用骨棺在公元前30年到公元70年间通行于耶路撒冷和附近地区，这一百年跨越了耶稣生前到逝世后的时代。半途而废的盗墓行为必会留下几个骨棺，



“寿衣墓”所在位置及内部剖面图

建筑工程也偶尔会挖到。凡是古墓遭遇此种亵渎，考古界的人就成了紧急救援队，照例会被召来把可以保留的记录一一存盘。墓中的工艺品（包括骨棺）都要分类登记再收藏好，遗骨则是立即送交“正统犹太教”相关部门重新下葬。

以色列共有上千个这种古代骨棺出土，从耶路撒冷城外石凿古墓挖出的最多。发现裹尸布包着停在壁龛里的骨骸，却还是第一次。死者的家人不知为何没有在必葬之后回来将遗骸完成纳骨再葬。

像布料这种有机物质，在沙漠区以外的地方是不可能保存千年的。耶路撒冷是在山区，冬季潮湿，降雨量不小，能发现古代的裹尸布令人难以置信。这座墓可能自公元1世纪起一直未被盗挖过。阿克尔达玛这个地区的坟墓大多数是耶稣时代的，其中只有少数几个曾被挖开或盗掠过。我们觉得似乎没有迹象显示这一座墓与其他的古墓有何不同。吉卜森却认为，这具裹着尸布的骨骸有可能是后来放入的——可能是十字军东征时代放的，所以能保存至今。古墓被后人再利用的例子是有的，但是按吉卜森的看法，我们可能是巧遇了有史以来唯一的一件公元1世纪的寿衣。这还得用碳-14检验后才能确定。我不禁想到《死海古卷》当初被检验时的情景。那时候学者们都觉得古卷能保存两千年不坏是不可思议的事。古卷一直保存在犹太省沙漠区的干热环境里，我们此刻的位置却是耶路撒冷城外山区，每逢冬天都是多雨而潮湿的。因此我们都有了心理准备要相信这件寿衣是中世纪晚期或十字军东征时代的东西。不久，以色列专责单位的人员陪同以色列古物局（Israel Antiquities Authority）的主管齐苏（Boaz Zissu）一起到达。我们于是连夜进行了将仅余的脆弱寿衣搬移和做标记的工作。齐苏告诉我们，盗墓贼早在1998年就挖开过这座古墓，他和负责保护这一地区古墓的贾诺（Amir Ganor）及时予以制止，才没让它被洗劫一空。那一次完全没有人发现下层墓室里还有裹着尸布的遗骸。

由于我的学生都是学考古的，也获准参与工作。吉卜森花了一两小时的时间跪着爬进爬出那间停尸小龛。学生们把收取古物遗骸的每一个步骤都拍了照、写下记录。天快亮的时候，我们才分装完毕，并将所有物品都送往位于旧城以北的洛克菲勒博物馆（Rockefeller Museum）里的以色列古物局实验室。

我们的研究队伍于几天后返回美国。匆忙中，珍贵的寿衣样本申请了

科学研究出口许可之后，运往土桑的亚利桑纳大学的加速器质谱测定实验所（Accelerator Mass Spectrometry Laboratory），在那里进行碳-14年代测定。1988年间测定“杜林寿衣”（Shroud of Turin，或称杜林裹尸布）是公元1300年之物品的，也正是亚利桑纳大学的这个实验所，检测结果证明杜林寿衣是贗品。说来也巧，我在土桑面晤的这位科学家，正是主持杜林寿衣碳-14检测的唐纳休（Douglas Donahue）博士。我并没有跟他提这件样本的来历，只说我们知道这不是近代的东西，可能的话，希望快点完成检测。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件事，根本无法专心做别的工作。

8月9日刚过中午，唐纳休博士打电话到我在学校的办公室联络到我。检测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他说话的声音平淡而抑制着。他问我人是不是坐着的，然后就开始朗读检测报告，我这时听出他的语声带着兴奋。阿克尔达玛寿衣经科学检验证实是公元1世纪前半期之物——正与耶稣同时！

唐纳休传真了一份检测报告给我，我立刻就把它寄给耶路撒冷的吉卜森。唐纳休随文件附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两句话：“当年一同经历杜林寿衣事件的



从寿衣墓取回的骨棺破片